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

(四)

尼 采 著
蕭 翼 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說是如拉特士圖拉扎

(四)

著 采 尼
譯 贛 蕭

著名界世譯漢

編主五雲王

庫文有萬

種百七集二第

說是如拉特士圖拉扎

册 四

Thus Spake Zarathustra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

✠ D 六〇二

嚴

原著者

Friedrich Nietzsche

英譯者

Thomas Common

重譯者

蕭 贛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上海河南路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六十一 蜜之犧牲

——歲月不居，復越扎拉圖士特拉之靈魂而過，而彼不之覺；其髮則變白。一日，坐於其洞穴前之石上，靜注遠處，——蓋注視遠海，遠在屈曲之深淵以外，——其禽獸從之，環繞四周，若有所思，終乃坐於其前。

彼等言曰，『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汝目外視，或爲求汝之幸福乎？』——彼則答曰，『幸福於我乎何有！我久已止，不復作幸福之爭，我之所爭爲工作。』——諸禽獸復言曰，『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汝之所言，如人曾有過多之善者，汝豈不寢於幸福之潮，如天之青者乎？』——扎拉圖士特拉微笑答曰，『汝諸滑稽者，如何汝等善取此寓言！汝等亦知我之幸福笨重，未若水之流波：迫我而將不離我，如鎔化之瀝青。』——

於是，諸禽獸復繞其四周，若有所思者，且再坐於其前。彼等言曰，『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終以此故，

汝自身常變黃而較黑，雖汝之髮白且如麻？請看！汝坐於汝瀝青之中！——扎拉圖士特拉笑而言曰：『我諸禽獸，汝等所言維何？當我說瀝青時，我誠詬罵其於我如此，其於一切轉熟之果皆然。惟吾血管中之蜜，使我血更濃，且使我靈魂更靜。』——諸禽獸，行近其身而答曰：『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固將如此，然汝今日將不登山乎？空氣清潔，人於今日，所見世界，將較前此爲多。』——乃答曰：『唯，諸禽獸，善哉！汝等之所商榷，且合吾心。今日，我將上高山。然試觀，有蜜，準備爲手所採，此出自金色之蜜房，黃、白、冰冷、佳善之蜜。須知，當我高登，則將作此蜜之犧牲。』——

然當扎拉圖士特拉高登，至於山頂，則將其隨從之禽獸遣歸，且覺獨行踽踽——於是笑從心坎中出，目視四周，作如是說：

我說犧牲及蜜之犧牲，此不過談話中之乖巧，亦誠有用之愚癡！今我在高處說辭，較在山洞及隱士家禽之前，更爲自由。

何所犧牲乎！我乃浪費人所給予我者，乃一有千手之浪費人；我何能謂此爲——犧牲乎！當我欲蜜時，我不過欲餌，及甜膠質與黏液，此雖咆哮之熊口，及奇異拗怒之惡鳥，猶吸飲之；

——此最佳之餌，如漁獵者之所需。蓋世界若似禽獸所有黑暗之森林，且爲一切狩獵之野人行樂之地，此則於我，寧似——且願其似——一無底富藏之海；

——此卽一海，充滿多色之魚蟹，雖上帝猶垂涎焉，猶將被引誘而變爲其漁人焉，——且投網焉。——世界蓋如是，富有大大小小之奇物！

尤以此人類之世界，人類之海爲甚：——對於此，我今誠投吾之金釣竿，且言曰，開發，汝人類之深淵！

開發，且擲我以汝之魚，及光曜之蟹！以我最佳之餌，今日我將引誘最奇異之人類魚以至於我！——我誠將我幸福之本身，投入各地，廣遠無邊，在泰東、泰西、及日卓午之間，且觀是否有多人類魚，對於我之幸福，學爲擁抱與牽引：——

直至吞我尖利祕藏之鉤，彼等始能至於我之高處，彼等蓋對於一切人之漁者（fishers of men）中之最邪惡者，而爲最混雜潛淵之水底魚。

以此之故，我自我之心，自我之初，——卽牽引，卽向高牽引，向上牽引，且曳之而上，卽爲一牽引

者、訓練者、訓練指導者、有時與自身商榷、不爲無效、卽自計議、『應變爲我之所以爲我！』

庶有多人、如是興起、以至於吾；以吾尙待我下降之時兆故；以吾自身尙未下降至於人中、如吾所應爲故。

是故我於此處待、以狡猾輕蔑之態、待於高山之上、非忍耐、非不耐耐；不過爲人之已不學爲忍耐者、——以其不復「忍受」故。

以我命運予我以待之時間故、彼或已忘我也？或彼坐於大石之後、且捕蒼蠅焉？

誠哉、我對我永存之命運、已善安排、以其追逐我、不迫促我、反予我以時間、使之娛樂且戲弄故；是故我今日已登此高山而捕魚。

曾有何人、捕魚於高山乎？我在此處所求所爲者、雖屬愚事、然如此、則較善於在下之須變爲莊嚴以待、且爲蒼爲黃、——

——斯卽變爲一有所待、而作態以噴嚏怒氣者、一從諸山上來、神聖咆哮之暴風雨、一不能忍耐之人、向下叫囂、入於山谷、曰：『靜聽、否則我將以上帝之鞭鞭汝！』

非爲此故，我有怨於以如是故而憤怒之人；彼等儘足爲我所笑！彼等今必不能忍耐，彼諸大響聲之鼓，今覓得發聲，否則永不發聲！

至若我及我之命運，——則不對於現在而有所說，不對於「永不」(never)而有所說：爲有所說故，吾人則有忍耐，有時閒，且有多於時閒者。蓋有一日，此事將至，且不離去。

此一日將至，且不離去者，果何事乎？即吾人之大赫遭爾(Hazar)，此即謂吾人遠大之人類王國(human kingdom)，即一千年之扎拉圖士特拉王國。——

如是之遠，將何遠乎？與吾有何關乎？然以其故，彼之於我，其確定非爲少——，我以兩足，穩立於此地上：

立於永存之地上，堅硬最初之盤石上，最高、最堅、最初之山脊上，一切風來至其處，如來至暴風雨處，而問何處何從何去？

我衷心流露之康健之邪惡，於此處笑！從高山上，擲下汝燦爛輕蔑之笑！以汝之燦爛，爲我引誘最佳之人類魚！

凡一切海中之所屬於我者，一切事物中之在我爲我者——爲我漁獵而出之，曳起至於我處，我誠爲此而待，一切捕魚者中之最邪惡者。

出！出！我之魚鉤！入且下，汝，我幸福之餌！滴甘露；汝，我心之蜜；吞，我魚鉤，入於一切黑煩惱之腹中！
外視，外視，我目！吁，有多少海繞我，何物使人類之未來開曉！在我之上，——有何玫瑰紅色之靜！
有何未被雲掩之默！

六十二 苦之號呼

次日，扎拉圖士特拉復坐其洞穴前之石上，其諸禽獸，則遊行於世界中，出外以取新食物歸，——且取新蜜，蓋以扎拉圖士特拉已將舊蜜用盡，至於最後之一滴。然當其如是坐，執杖於手，尋其地上之影，且省思，——誠非省思自身及其影像，——忽然驚且退縮；蓋見一他人之影像，在其自所有者之旁。當倉猝四顧，且起立時，則見有預言者立其身畔，即曾與之食飲於其桌者，此人爲宣傳大厭倦之宣傳者，其誨人曰，『一切無殊，無事可爲，世界無意義，知識則悶絕。』然自分別以來，其面貌則已變；當扎拉圖士特拉注視其目，其心則復驚動；蓋有如是其多之惡表示，及灰色電光，現於其面貌中。

此預言者，知扎拉圖士特拉之靈魂中所經過者維何，乃以手拭面，恍如拭去印象然；扎拉圖士特拉，亦復如是。當彼等二人如是寂然整飭其自身，乃互握手，以爲願再相見之表示。

扎拉圖士特拉乃言曰，『願幸相見於斯，汝大厭倦之預言者，汝曾與我共桌而食，且爲我客，事非無功。今日亦請與吾同飲食，且請原諒一歡欣鼓舞之老人，與汝同坐一桌。』——預言者搖頭答曰，『一歡欣鼓舞之老人？然無論汝如何，或汝將如何，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汝今已久立於高處，——頃之間，汝之船將不復放於乾地之上！』——扎拉圖士特拉笑問曰，——爾時吾仍在乾地上否？——預言者答曰，『浪繞汝山，高復高兮，此痛苦煩惱之浪：亦即將舉汝之船而曳之以去。』——扎拉圖士特拉無言，且心異之。——預言者續言曰，『汝尙無所聞乎？不聞有衝擊叫囂，出於深淵乎？』——扎拉圖士特拉復無所言而靜聽：於是聞有一甚長甚長之呼聲，爲諸深淵互相投擲而出者，且經過以去，蓋以其聲惡，故無願留存之者。

扎拉圖士特拉終乃言曰，『汝惡事之宣布者，此爲苦之號呼，亦卽人之號呼；此或由一黑海而來。然人類之苦痛，於我何與乎！我最後之罪，已爲我而保留，——汝知何以名之乎？』

——預言者，其心充滿洋溢，且高舉其手而答曰，『憐憫！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我來此，或可誘汝至於汝最後之罪中！』——

其言尙未終，而呼聲復起，較前更長，更爲可驚——且更在近。預言者呼曰：「吁，扎拉圖士特拉汝聽？汝聽？此呼有關於汝，蓋呼汝也：來，來，來！此其時，此最其時！」——

扎拉圖士特拉因復不言，且蹣跚心亂，終乃發問，如人之狐疑於心者，曰：「呼我者誰也？」

預言者熱誠答曰：「然汝必知之，汝何必自隱祕乎？此是較高之人呼汝！」

扎拉圖士特拉驚呼曰：「較高之人？彼何所欲？彼何所欲？較高之人，此處彼何所欲？」——乃遂

汗流被體。

預言者不措意扎拉圖士特拉之驚懼，但向下而聽。爾時，則靜寂良久，彼乃反顧，見扎拉圖士特拉立而戰慄。

乃以悲聲，更端而言曰：「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汝立於彼處昏眩，不似因幸福所爲而然者：汝必跳舞，恐汝顛仆！」

然雖汝跳舞於我前，且盡量旁躍，無人謂我曰：「請看，此最後快樂之人舞！」

無人來此高處尋求之；其人誠將尋得洞及後洞，卽隱藏者藏匿之地；而無幸運之鑛，亦無寶藏

之室，亦無新幸福之金血管。

幸福——人何能尋得幸福於此活埋及偏僻之人中乎！我豈必覓最後之幸福於幸福島上，且遠去，至爲人所忘之海乎？

然一切皆相似，無事可爲，無有效之尋覓，世上亦更無任何幸福島！——

預言者如是歎息；以其最後之歎息，扎拉圖士特拉乃心清明而確有所喻，恍如人從深隙中出而見光者。大聲以呼，且捋其鬚曰：『否！否！不然！我誠知之。審世上仍有幸福島，汝歎息之愁囊，於是請勿言！』

於是請勿潑水，汝午前之雨雲！我豈不已爲汝之憂愁所濕，而立於此，沈溺如犬乎？

今吾自擺脫，疾行以去汝，俾復得乾；汝或不以此爲奇！我豈於汝爲無禮貌乎？此處爲我之庭院。

至於此較高之人：善！我即將尋彼於林中；彼之呼蓋從林中出。彼或於其處，爲惡獸所圍困。

彼在我之區域內，將不至受傷害！誠哉，有多惡獸環繞我。——

以此等言辭，扎拉圖士特拉轉身而去。預言者乃曰：『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汝爲無賴！』

我固知之，汝欲離我！汝寧趨入林中，爲諸惡獸設陷阱！

此於汝有何好乎？在黃昏時，汝將復有我：我將坐於汝自所有之洞穴，忍耐笨重如木石——且以待汝！』

當其去也，扎拉圖士特拉反呼曰，『固將如是！客乎，洞穴中凡我之所有者，亦皆爲汝所有！汝若見有蜜在其中，善！汝咆哮之熊，正可舐之，藉以甘汝之靈魂！蓋在黃昏時，我等二人，須有佳善之精神；』

——須有佳善之精神，以此日已將盡故！且汝將對我之曲而跳舞，如舞熊然。汝不信此乎？請問汝腦？善！老熊！請歡欣鼓舞！然我——亦預言者。』
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。

六十三 與王者言

一

扎拉圖士特拉取道入於山林，在途未及一時以前，忽見有奇異之儀仗。在其下山之路之右旁，有二王者，徒步而來，飾以王冠及紫帶，五光十色如火鶉。二人驅載一驢於其前。扎拉圖士特拉心中驚異而言曰：『此二王者，來於我之區域內，有何所爲？』即自隱身於密林。然當二王行近時，乃若人之自言者，其聲則半聞，曰：『奇哉！奇哉！何乃如是配合？我見二王——而僅見一驢！』

於是二王乃暫停足；微笑而視聲所從來之處，既而互視其面。右王曰：『此等事吾人亦自思及之，但未言之耳。』

左王乃聳其肩，且答曰：『此或爲一牧羊人，或一隱者，曾居於木石中太久。蓋全離社會，則壞其

「禮貌。」

他王惱怒而答曰：「禮貌？」吾人誠爲何而趨出常軌？此非「禮貌」乎？吾人之「善社會」乎？誠哉，寧處於隱者與牧羊人中，而不願有吾人虛飾、虛偽、塗滿胭脂之民衆——雖其自謂爲「善社會」焉。

——雖其自謂爲「尊貴」焉。然一切皆偽濁；於一切血之上——應感謝舊有之惡病，及不善療治者。

我今所以爲最善最貴者，則仍在於健全之農民，粗而有藝，堅而耐苦；此則爲今尊貴之樣式。今農民乃爲最善；農民之樣式，應以之爲主！然乃有民衆之國家——我不復許有任何物，以之爲欺騙而加諸我。所謂民衆者——則爲雜物。

民衆之雜物——就中一切物與一切物相混：聖者與騙子，士紳與猶太人，卽一切禽獸之自羅亞(Noah)之船而來者，亦皆相混。

「禮貌！」自我觀之，一切事物，皆屬偽濁。再無人知如何敬重：誠以此故，我等乃趨而去之。彼皆

可惡的侵越之犬；彼皆虛飾之棕櫚葉。

此種厭惡，使吾悶絕，卽我等王者，自身須變爲虛僞，須將祖宗老朽誇耀之物，卽無論何人，現爲最愚鈍最乖巧之人而作文飾者，而以之垂飾假裝焉。

吾人非第一人，——但須作爲第一人，對於此種騙局，我等終已倦而惡之。

我等避去痞徒，避去諸叫囂者，及塗鴉之蒼蠅，避去商人之臭味，野心之昏眩，不善之氣息：——
噫！居於痞徒中，——噫！作爲第一人而居於痞徒中！吁！可厭！可厭！可厭！今此與我等王者何與！——

至此，左王乃言曰：『汝之舊病復發，汝之厭惡惱汝，我可憐之兄弟，汝知，今有人聽我等。』
扎拉圖士特拉對此談話，已張耳目而視聽之，於是遂從藏匿之處起，行向王前，作如是說：

『人之聽汝，人之悅而聽汝者，其人名扎拉圖士特拉。』

『我卽扎拉圖士特拉，彼曾言曰：「今此與王何與！」原諒我；當汝等相謂言：「此與我等王者何與！」我則怡悅。』

然此處爲我之區域及法權所及，汝等於我之區域內，何所尋求乎？抑或汝等於途中已尋得我